

# Q & A

（編按：本場討論與回應，由主題報告人及與談人直接進行交互辯答。）

曾巨威答：

我想利用討論的時間，做二點結論式的補充。第一個就是今天開的會是「邁向公與義的社會」，我要再次強調，我們稅制的本身如果有不公的問題，而且長久都不能解決，就是政府的不義，該做的事沒有做就是不義。剛才朱立倫委員提到一些決策的模式，我個人的感受很深，不管任何模式在我們台灣的現實生活環境中，就算是我們今天關心的是財經議題，放到實際上，任何問題都輸給政治，任何專業的意見、任何專業的代表，其實最後的結果都輸在一個政治的生態環境之下。

第二個提到整個科技的發展，有一個類似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問題，我們曾透過各種專業的意見表達，但似乎也沒有能夠發揮太大的民意上的主導。我現在反而有一個想法，尤其

在前幾天看到有媒體把很多企業家的財富公布了，一公布以後，都是一些高科技產業、林百里或張忠謀之類的，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在各種場合不斷地陳述高科技有多重要、貢獻有多好，而台灣在發展高科技的時候，他們又花了多少的努力，但是我常常在看到這樣的數字後，我就想：為什麼沒有一些高科技企業家的大老們出來大聲的疾呼，說其實政府對我們的照顧已經夠了，現在應該是達到回饋的階段？也許在問題的爭議上，能夠有我這樣天真的想法，大概才有希望，要不然預測沒有用。

薛琦答：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公平與正義，公義，那我就在想經濟學怎麼來了解這個公平。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講的應該是機會的公平，不是齊頭式的公平。怎麼來確保機會的公平？我想就是前面我們所講的，政府如果有政策，那麼這個政策必須非常透明，政府可以協助讓社會更公平、資訊更充分。然後，「正義」那個正字是告訴政府，做事情要站在中間，要很正直不能偏頗；但是我們的政策有沒有這樣做呢？我們的政策雖然標榜著追求公平，但結果可能

也沒有做到，自己的立場不是很持平。如果講「義」，我記得說文解字上說，義者宜也，義是適當的問題。在座顏次長不是學經濟的，但是他最近對財政觀念所表示的意見和想法是對的，他一直說我們現在政府的財政，在短期流量上很窘迫，他一直用窘迫這字眼，這是對的，我們的問題也是出在這裡，而且是在長期的話或是我們去看政府公債那個存量，其實那個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因為你看有些國家像我們台灣發展很快，有三十年的時間政府不發公債也過的很好；像那個經濟成長很快的新加坡，它的公債發到百分之百，它也很好，也沒發生什麼事情，所以我想公債本身對GDP的比重，我們大概很難下一個清楚的結論什麼是optimal，而歐洲貨幣聯盟有六十%，真正的關鍵是在一段時間裡面，總是不能增加的太快，增加的太快那一定會有問題。

我在這個地方，想對顏次長提出幾點請求，第一個請求是我覺得民營化成效不彰，雖然民營成效好不好其實很難講，我跟大家講，民營化實行最成功的就是金融機構，就是我們公營的金融機構，我們現在已有十幾家民營化了，這都是財政部執行的魄力，終於展現出來



了。但我這邊也有一點小小的期許，剛剛次長講政府要執行民營化就要像院長的指示一樣，執行的徹底，也就是要把民營化以後手邊剩下來的餘股全部賣掉，那麼我想最好就是從公營的銀行金融機構開始做起，既然已將它民營化了，所以，三商銀的持股是不是定一個時間，譬如三年之內全部把它賣掉？這一方面也可以解決財政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在經建會討論減稅問題的時候，我們的立場絕大部分都是跟財政部跟主計處同在一起，而且我自己有一個感覺，就是在跟人家收錢的那一些人，它的政策總是比較謹慎；我不要去舉政府的部分，也許在我的立場並不適合，但是像我們在會裡面討論的財稅政策，似乎都是比較偏向，你看，我們對中小企業信保基金額度的放寬，就講的很清楚，我們覺得財政部的立場是對的，不應該從十倍放寬到十二·五倍，那個是完全違背強化經濟整體制方案當中長期經營的原則，現在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已經是處於虧損，而且它本身沒有保障、沒有抵押品，結果財政部還把倍數放寬，實在是一點道理都沒有。另外有關稅率問題，我們在這個方面立場應該是一樣的，但是我這裡要提出一點問題，就是我們的稅率是不是偏

高到根本能收到的稅反而少了，有沒有這樣的情形呢？調高稅率的目的是要讓財政部收到更多的稅，但問題是現在有些商品上的稅率反而太高了。

這個地方我還有一個建議，前面提到創投，創業投資，我們台灣的創業投資是做的最成功的，那麼創業投資很好，但是今天要改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然後創投不再是被列入所謂受獎勵的事業，創投他們說他們沒有問題，創業投資協會的人說我現在不要租稅的優惠，那麼他們要什麼東西呢？他說你能不能夠擴大我們資金的來源，我們現在的勞退基金不能投資創投，可是勞退基金退休 pension fund，在美國他是創投最主要的來源，我們保險事業不能投資創投，我們銀行只有5%的，我們的創投不能上市，我們的創投只能到新加坡去上市，我們覺得這一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好好的重視？我們好不容易在全世界建立了真正台灣很特別的  
一個經驗，就是創業投資，為什麼這個創業投資在台灣不能夠好好的發展？在APEC會議裡面，最出風頭就是我們的創投，我們的 ventral capital 的 proposal，所以我們要給創投一個很好的發展環境。

其實這裡就回到所謂的產業政策，我自己有一個很膚淺的感覺，我覺得產業政策真的不過是在照顧我們的企業家。過去我們的企業家他是嬰兒，我們產業政策是保障幼稚工業，那是因為我們的企業家沒有長大，所以我們才有幼稚企業。今天我們的企業都已經成長，這些產業政策都不必要了。像美國的政策，沒有一項是給企業租稅優惠，今天的中小企業還有傳統工業為什麼心中不平？他們都講一件事情，是我中小企業在繳稅、是我傳統工業在繳稅，那賺的最多的高科技產業沒有繳稅，結果對誰不公平？傳統產業已經不太賺錢了，在股票市場上也已經沒有辦法得到很多利潤，結果真正在繳稅的卻是這些人，因為我沒有優惠的租稅待遇。最後，我想用Adam Smith所講的話作結語：一個國家最後限制它發展的，就是這個國家的法律跟制度，我後面還願意加一個他的政府。

### 顏慶章答：

您提到的第一個問題蠻嚴重的，我覺得您得到的訊息是所有的銀行都不健康，假設是這樣，那麼就是很嚴重。我可以在這邊報告一下，從金融監理的角度來講，我們目前所謂的逾

期放款比率，大概在五·三%左右，就是所有的逾放比率每一百塊錢有五塊三毛左右，不是按照還款期限來償還，這個比率在國際上來講，還算是相當可以被接受的。當然基本上我們總期望逾期放款比率能夠往下降，但是我們也了解有若干的銀行，當財政部在做金融檢查的時候，有一些銀行為了粉飾帳面，所申報出來的逾期放款比率是比這個高的。這些問題，有的透過我們自己的金融檢查，被我們檢查出來，有的可能不容易檢查出來，因為比較個案放寬放款條件等等，這不太容易被檢查出來。但那個部分基本上計算起來，也不會出入太大，從這個角度來看，再回到兩年多前我們鄰近國家發生金融風暴，這些國家共通的現象就是逾期放款比率（一比五十九比五十七）都超過十五%，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我們基本上整體平均數還是相當好。但是，是不是有一些金融機構有問題？的確有不少的金融機構是有問題的。財政部相關的主管單位不只一個有不同的看法，對於未來金融監理部分的加強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們也提出了一個金融機構合併法草案送到立法院，我們把它列為這個會期最優先的法案之一，希望這個法案能夠通過。

全世界有個很明顯的共同現象，就是金融機構的大型化，包括銀行界，保險業，證券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趨勢。最近的例子是美國剛剛修正的經營跨越管理的必要性，我們國內的銀行家數實在多到不像話，我們前三大的銀行加起來市場佔有率只佔有二十四%，比較其他國家的前三大銀行市場佔有率加起來超過五十%，有的甚至達到八十%以上。除了這個之外我們有二十四家本國銀行，有三四七家基準金融機構，市場佔有率低於一%，所以是非常小規模的經營，因此金融的經營是一定要加強的。

第二點您講基本市場的一些問題是個很大的問題，如何保障投資大眾避免一些地雷股的發生？這裡面最大的困難，是防杜掏空公司資產。這本身有若干的法令去防杜，所有的國家到最後最有效的機制是什麼呢？就是靠刑法，掏空公司資產的有沒有辦法去防杜？我想即使派再多的人或者派一個CPA在那邊管都沒有用，因為政府沒有理由派一個in house CPA去管人家的財務。在這過程裡面最重要的控制者是什麼？就是法令。我們去年所發生掏空公司資產的情形，就發現經過簽證會計師所簽證的，每兩個禮拜之後他們把公司的存單拿去解約再



拿走，想想看，如果每一件事情我們每兩個禮拜就去看一次，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後就是要靠刑事的罰責來處理。至於理想上，最好能夠理論跟實務的結合，但是坦白講，實務上我懂，但有些實務上我深切的感受我不能講出來，為什麼？因為我們都知道唯一要把市場紀律建立好，就是要把證券交易法訂出來，今天我們財政部當然也要有勇氣繼續來推動這件事情。現在的資本市場很活絡沒有錯，但是我們也應該共同珍視這個市場，那麼多的投資大眾願意把他的錢投資在資本市場來做為增資募股之用，可是股票上市上櫃公司的經營者，如果在這過程裡面隨隨便便就把公司資產掏空，隨隨便便就透過這個利益的輸送，造成投資大眾無法預期的一個損害。今天站在財政部立場來講我們當然是一個主管者，但問題是我們的法律配備不完整，造成我們推動的困難。

我剛剛講我對公營事業民營化覺得績效不彰，所謂的不彰，我是用一個比較苛求的角度，我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換句話講，所謂的民營化是什麼？就是全部賣掉，我退居一個規範者的角度，我不參與經營，現在的困難就是賣掉一半已經變成民營化了，我們在管的



過程裡面管的很辛苦，因為這些經營者完全要看他的良心，很多的機制不完整，原來會妨害他們經營效率的這些法律環境都不見了，沒有人事的限制、沒有預算的限制、沒有審計的限制，甚致沒有公務員貪污條例的限制，有太大的空間，就像薛副主委剛才講，管別人的錢不會像管自己的錢那樣的謹慎，我覺得真的是要大力去推動的一件事情時，在推動過程裡面很多問題都要想辦法解決。

朱雲鵬（主持人）：

我想其實剛才的討論，已經可以看出來舉辦這次研討會以及後續一系列研討會的意義，就是菁英的想法，認為國家應該怎麼樣做，如果菁英的力量，知識份子的力量，大家認為對的事情如果能成為共識，然後透過媒體的宣導，變成全民性的一種力量的話，我想最後會變成政治力量的一部分。